

堯樂博士回憶錄 (五)

盛世才·馬仲英·史大林

堯樂博士

和加利牙孜登場

在南疆人士看來，和加利牙孜的地位和聲望，雖然並不算高，但是，他畢竟是東疆維胞民軍的高級軍官之一，又曾是最早舉事反金的人物之一。和加利牙孜部下的一支人馬，已有和省軍多次作戰的經驗。尤其他的部隊配備得有五百支俄製藍鋼快鎗。在當年新疆，這是一支極可觀的強勁火力。有此種種因素，既然我堯樂博士談不遑，那麼，和加利牙孜便大有爭取的價值。

南疆代表跟和加利牙孜秘密洽商的結果，果然兩相情願，一拍即合。和加利牙孜本來是哈密小堡的一名佃戶，自十九年冬後，風雲際會，扶搖直上。居然由小隊長、中隊長、大隊長，有了搖身一變成爲「東土耳其斯坦」第一任大總統的可能，古今中外，像這樣平步青雲，一步登天的事例，恐怕還是絕無僅有。天大的機會擺在和加利牙孜面前，叫他怎不怦然心跳，食指大動？他和南疆代表迅速的達成了協議，雙方約定「相機

配合，力促其成」，於是南疆代表回去覆命。而和加利牙孜也就從這個時候起，跟南疆方面，搭上了關係。

當南疆的兩位代表逃返途中，南疆動亂，如應斯響，立刻隨之而起。這兩位先生途經焉耆，焉耆維胞阿皮尼牙孜，同胞馬世明，馬上就揭竿起事，殺了焉耆區行政長（相當於後來的行政督察專員）牛時的全家。兩位代表抵庫車，庫車的維胞便由鐵木真領導，嘩衆進攻當地守軍，致使守軍詹世奎全營，衝突不出，竟然全體坐在火藥箱上，自炸殉城，無一倖存，釀成了哈密小堡事件以來，最大的一次慘劇。

鐵木真奪獲庫車守軍的槍械，組成維族正規軍，浩蕩西上，直取拜城。於是阿克蘇全區告警，喀什爲之震動。駐喀什的金樹智一師（金樹仁的四弟）派楊慶明團馳援，幾度接戰，頻頻失利，阿克蘇城終告陷於維軍之手。於是，和闐的沙比提大毛拉、墨玉的伊敏大毛拉，派出大批的心腹，分赴皮山、墨玉、洛浦、和闐、于闐各縣，

發動維胞同時舉事。南疆動亂擴大，迫使金老四金樹智爲之自殺。喀什區羣龍無首，陷於一片混亂。

沙比提、伊敏兩位大毛拉，將維胞所佔領的地區，全部官吏一概改由維族的伯克（維族的官職名）擔任，以往所有的漢、滿、蒙族官員，不是見殺，便是放逐，一個也不許留下。這便是在爲僞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揭幕而做準備工作。等到金樹智自殺身死，喀什境內不復再有漢人的勢力，沙比提、伊敏等人於是認爲脫離中國的有利時機，業已來臨，他們率領維族軍趕赴喀什，糾集當地的大巴依（大財主），和握有武力的維胞領袖，在極短暫的時間之內，便組成了以維吾爾族人爲主的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。這是新疆在民國肇造以後，西陲新疆鬧出來的第一齣「獨立」把戲。

沙比提和伊敏他們爲什麼要從故鄉和闐趕到喀什獨立？並且以喀什爲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的「首都」，當然有其內在、外在的因素。例

如：

一、喀什為南疆政治中心，同時也是歷代回王宮廷所在地。

二、喀什人口稠密，冠於南疆各地。

三、喀什工商業繁盛，經濟力量雄厚。

四、英國早在喀什設有領事館，跟他們的後臺老關——英國聯絡，比較方便。

正當沙比提、伊敏等密鑼緊鼓，興高采烈的舉行慶祝會，組織新政府，驟然之間，斜路裏殺出一個程咬金來，那便是曾與南疆代表，有過「相機配合，爭取勝利」之約的和加利牙孜，他突如其來的率領所部南下，直趨喀什。除了以往他和南疆代表的口頭約定，而且，他還持有盛世才所發的「南疆警備總司令」委任狀。他是理直氣壯的來當南疆王。

原來，早在盛馬一次大戰之初，和加利牙孜遵照盛和密約，猛抽後腿，私賣本陣。他所獲得的報酬是由盛世才發表他為南疆警備總司令，約定南疆全由和加利牙孜管理，軍政大權，盡行歸於他的掌握。然而當他率隊進入南疆，却竟發現駐紮南疆的省軍，根本就不賣他這個總司令的眼。南疆實權全部掌握在金老四金樹智的手裏，金樹智擁兵一師，和加利牙孜自付不是他的對手，因而也就不敢買買然的上喀什去，更勿論什麼接管喀什，接收政權。和加利牙孜唯有帶着他那一個大隊人馬，在山區無人小徑，偷偷藏藏，悄悄的向西移動，亦即所謂的：「慢慢走，等等瞧」，隨時窺伺機會。

詎料南疆雜族風起雲湧，日漸壯大，金樹

智的一師省軍，其實是個一戳便穿的紙老虎，作戰迭遭敗績，金樹智因無路可逃而畏俱自殺。沙比提等搶先成立了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南疆局勢急轉直下，等於救了和加利牙孜的命。他聞訊以後忙不迭的從山區裏跑出來，一個急行軍趕到了喀什。向業已控制喀什局面的沙比提等展開談判，他要一步登天的當「東土」第一任總統。

和加利牙孜當時所恃的本錢，除了他和南疆代表的口頭協議，還有迪化哈密省方盛世才的一紙任命狀，以及他是雜族反暴運動的「革命元勛」，此外則他擁有五百支藍鋼快鎗的一支善戰部隊，孤軍深入，無路可回，人人都抱着背水一戰的決心。俗話說：「一夫拼命，萬夫莫當」，沙比提、伊敏等人不能不考慮談判破裂後，所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。因此種種緣故，他們乃在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的心理狀態下，答應了和加利牙孜所提的要求，讓他登上「東土」總統的寶座。但是在雙方持續多日的談判之中，和加利牙孜仍還是作了相當重大的讓步。沙比提等人的原定計劃，係「東土共和國」採取總統制，由沙比提大毛拉出任總統。如今和加利牙孜必欲喧賓奪主，鳩巢鵲佔，於是便改訂憲章，實行內閣制了。「總統」一席推和加利牙孜擔任，內閣總理一席則由沙比提大毛拉自為之，以便仍由南疆的維胞掌握實權。

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

民國二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三三）十一月十二

日，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在新疆喀什粉墨登場。這一個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二個偽組織（第一個偽組織是日本導演的「滿洲國」），以和加利牙孜為「總統」，沙比提大毛拉為「內閣總理」，內閣之下，分作九部。各部的「部長」人選如次：

內政 伏努斯巴依
外交 喀西木江

教育 阿不都克里木汗買哈蘇木

軍政 烏拉孜伯克

司法 查里夫阿吉

財政 艾里阿訶巴依

農商 艾不哈山阿吉

衛生 伊山和加

教產管理部長 沙目斯提

內閣秘書長 阿爾阿吉

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成立後，制定憲法，發表宣言，以反對漢族為綱領，更不承認迪化方面的新疆省政府，同時也反對蘇俄干涉新疆內政，此外又分遣代表，赴鄰國阿富汗、印度斯坦等國，請求各國予以承認。

這個以藍色星月為「國旗」的南疆偽組織，它的全部歷史祇有七個多月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是垮在馬仲英手裏的。

我之所以不嫌詞費，簡略的說明天山南路動亂的情況，和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成立的經過。其原因有三，第一，是因為東疆和南疆的動亂關係密切，係為一事之兩面。第二，是「東土共和國」成立後，緊接着又是馬仲英的登場，以

及他個人和馬家軍悲慘已極的結局。第三，最重要的一層，厥為多年以來，筆者始終為一件未竟的大事耿耿於懷，那便是盛世才先生在馬仲英被史大林害死以後，一再指稱，馬仲英三番兩次入新，都是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唆使，要在新疆成立伊斯蘭共和國。這實在是天大的冤枉，我以馬仲英先生的好朋友、戰鬪伙伴、伊斯蘭弟兄，尤其是當年唯一當事人的身份，不能不挺身而出，為馬仲英、為新疆、為中華民國的歷史作見證。

帝國主義，——列強企圖利用哈密小堡事件染指新疆，其用心之險毒，計劃之週密，以及歷次進行種種陰謀的經過，概略已如上述。讀者看過了上面一段史實，應可瞭然第一次在東疆策動「伊斯蘭王國」的，是史大林——俄國，第二次在南疆組成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的是英國人。這兩次事件，跟日本全不相干，毫無瓜葛，這是不辯自明，鐵的事實。尤其，無分「伊斯蘭王國」、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俄國人也好，英國人也罷，他們所要爭取當他們傀儡的對象，正是區區在下，而決不是馬仲英，甚或後來誤打卯上的和加利牙孜。帝國主義所以要爭取我的理由，非常簡單：

- 一、我是哈密小堡事件的最先發難者。
- 二、我是新疆土著，尤為多數民族維胞的領袖。

三、當時回王被囚於迪化，而我則是回王府的最高官員——大都統。

四、維胞抗暴民軍係由我指揮。

五、我和馬仲英的私交最好，他又是我引入

新疆的，必能為我之助。

六、我曾蒙主新二十七年的楊增新先生賞識拔擢，新疆軍政兩界，我的關係都够。

在筆者的心目之中，數典忘祖，認賊作父，被覬覦新疆的列強，攆作他們遂行侵略的傀儡，工具，那真是永遠無法湔洗的奇恥大辱。因此，我曾兩度峻拒外援，使「伊斯蘭王國」胎死腹中，而後來由和加利牙孜漏演的「東土共和國」，也是曇花一現。這兩件不幸的事件，其實都是離奇曲折，為新疆人雅不欲言的醜劇。我個人更認為是不太光榮的往事，常時有看不提也罷的想頭，一直埋藏在內心深處，不足為外人道，亦不願為外人知。時至今日，我仍毅然決然，舊事重提，把當年的秘勿內幕公諸於世，無他，一方面是我既寫回憶錄，就不該隱諱任何事實。另一方面，便是我有為亡友馬仲英先生作證辯誣的責任，否則的話，我不但對不起九泉之下的亡友，而且更對不起我自己的良心。區區微忱，諒為讀者先生所共嘗。

馬仲英揚威喀什

當馬仲英被迫撤離迪化之圍而南走，雖然他懷着「愧對故人」的心情，不會和我連絡，但是我仍能瞭然他的意圖，——盛世才搬出俄國老毛子來打他，馬仲英何嘗不可找英國人幫忙，讓他捲土重來，再拿迪化？同時，他又聽說肯友賣陣的和加利牙孜在「東土」喀什當了第一任「總統」，新仇舊恨，他要去找和加利牙孜算帳！祇要他能驅「和」而自代，把個現成的「東土耳其斯坦

」奪過來再說，相信英國人對英勇無敵的馬仲英，興趣至少要比利牙孜高得多。

他打着這個如意算盤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臨喀什城郊。馬仲英不取軍事行動而採政治手段，在喀什軍民驚惶失措之際，派出代表分訪「東土共和國政府」和英國駐喀什領事館。他祇提出一個簡單明瞭的條件：請和加利牙孜讓位。

纔坐上「東土總統」寶座沒有幾天的和加利牙孜，對於小司令馬仲英的自天而降，簡直無從想像。他在心摧膽裂之餘，明知「東土」的總兵力，難以與百戰百勝的馬家軍為敵，又唯恐馬仲英跟他細算前賬，於是「東土總統」轉成一場春夢，他藉口赴蘇俄求援，一溜煙逃到新疆和蘇聯接壤的邊境。

和加利牙孜一走，馬仲英的談判對象，便落到沙比提和伊敏兩位大毛拉的頭上。偏偏這兩位大毛拉一向是狹得不能再狹的狹義民族主義者，他們認為馬仲英是東干回，而在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的「開國宣言」中便開宗明義的聲明：

「……東干回比漢人更為吾人之仇敵，吾人今雖脫離漢人的壓迫，但仍未脫離東干；吾人並不能怎樣怕漢人，但不能不怕東干。故吾人對東干須小心提防，要激烈對付，絕不能客氣！因為東干回逼得我們如此！黃漢人與東土耳其斯坦本無絲毫關係，黑東干亦無多大關係。東土耳其斯坦人之東土耳其斯坦，無須外人來做吾人之父母！」

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開國宣言」中的這一段，當初用意多半是為了唯恐馬仲英可能橫掃全疆，南面稱王的一種防範措施。這也是當年維胞

和東干回（泛指馬仲英部）之間所無法避免的一項矛盾。我雖竭力彌縫，但仍心知必有破裂之一日。然而，誰都想像不到，此一具文居然會成爲「東土共和國」成立未久，第一次嚴重交涉的重大窒礙。

沙比提和伊敏獨持偏見，不肯讓步。他們硬性劃分維胞和東干回是異族，力拒東干回是爲「東土共和國」的既定憲章，永遠不能更改。因此，他們峻拒馬仲英所提的條件，他要取和加利牙孜而代之，當「東土共和國」的總統，絕對辦不到。因爲，「馬仲英之所請有違東土共和國的國策」，而「東土」讓「外族人士」來「總統」自爲，豈不是體制蕩然。

一方面斬釘截鐵的峻拒所請，另一方面則調兵遣將，集中力量，作不惜付諸一戰的姿態。「東土共和國」指派伊敏大毛拉的胞弟，和閩實力派人物夏買蘇日伯克爲禦馬軍總司令，親率「東土共和國」精銳，扼守喀什城郊，嚴陣以待。至此，馬仲英和「東土共和國」之間的談判，宣告破裂。

居然連馬仲英遣往英國駐喀什領事館的代表，都由於英國人的傲慢與偏見，因而受到冷漠，碰了釘子。我曾說過，垂涎新疆的列強如俄如英，他們的基本方針是利用新疆土著作爲傀儡。對於新疆省籍以外的強有力者很難發生興趣。馬仲英如此，連盛世才先生都未能例外。所以英國駐喀什領館的官員，對馬仲英遣往聯絡的代表付之淡然，不理不睬。

馬仲英要索「東土總統」碰壁於前，又復聯

絡英國被潑冷水於後，惱怒了這位睥睨羣雄，不可一世的東干回少年英雄，他氣湧如山，怒髮冲冠，決心要給英國人和「東土共和國」一點顏色看。於是一聲號令，攻擊開始，馬家軍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「賭勝馬蹄下，男兒輕生死」，那馬仲英麾下的第一員猛將，七戰七勝蘇俄紅軍的馬虎山，匹馬當先猛衝敵陣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誠然兵多，但是怎當得了這猛虎出柙，雷霆萬鈞？雙方一經交手，勝負立判，禦馬軍總司令夏買蘇日伯克當場陣亡，所部抱頭鼠竄，東逃西散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的全部兵馬，被小司令馬仲英的一次衝鋒，頓時就土崩魚爛，冰銷而瓦解。

「東土耳其斯坦」的大軍解體，新成立偽組織的全體官員唯有紛紛作鳥獸散。「總統」和加利牙孜早已逃抵中蘇邊境，內閣總理沙比提大毛拉沒命奔赴葉爾羌。伊敏大毛拉的胞弟陣亡，他自己則狼狽萬分的逃回和闐家鄉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於茲乃被馬仲英小司令一怒而宣告解體。

一念之差上了賊船

英國人費盡氣力，一手培植的「東土」，落得這麼樣淒涼無比的下場，當小司令馬仲英騎高頭大馬，率部進駐喀什城。喀什城裏英國領事館的官員，難免也着了慌。他們不惜醜顏前倨而後恭，遣人去向小司令馬仲英謝罪說項，英國使臣向馬仲英自動提出絕對支持的保證，並且承諾以次各點：

一、英國全力支持馬仲英在喀什建立「伊斯蘭共和國」。

二、無條件的供給金錢、槍械、糧秣與彈藥。

三、萬一馬仲英的「伊斯蘭共和國」遭遇重大壓力，而爲本身力量所不能與抗，勢必出於流亡之一途。則英國保證馬仲英及其所部，撤退到喀什米爾境內之安全與種種優待。

馬仲英有一句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：

「好馬不喫回頭草！」

所以他一輩子勇往直前，只走直線，馬仲英從不走回頭路。他恩怨分明，嫉惡如仇。對那些口是心非，虛僞狡詐的人，他簡直不屑一顧。他率部進抵喀什市郊之前，誠然派過代表，很想和英國人搭上線。但是英國人目高於頂，潑過他的冷水，馬仲英便決心不再和英國建交。所以，當他指揮所部，一舉擊潰了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使英國人霍然覺悟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。這時候，馬仲英便鄙夷的不加理睬，報之以白眼。他對英國人的自動干調、建議、請求，置若罔聞，不屑一顧。

聯英乎？就俄乎，新疆偏處兩大列強之間，馬仲英當年的取捨，當然並非基於感情因素，一時衝動而定。我和馬仲英朝夕與共，相處已久，我當然曉得他的心理狀態。他是聰明絕頂，善於利用機會的不羈之才，但他却並非老謀深算，成竹在胸的軍師角色。他身歷其境，有過切膚之痛，因而看得很清楚，蘇俄侵新是積極的，而英國企圖染指猶仍停留在消極階段。看喀什英領館所

提條件的最末一項，即可了然，英國沒有在必要時期出兵助戰的可能，尚且時刻在爲他們所支持的傀儡，作退一步的設想和打算。從這一點，使馬仲英有所憬悟，倘需假借外力以倒盛，幫他完成統治新疆的平生大願，他應該找的對象仍還是俄國。——便在他心緒產生複雜而微妙變化的同時，湊巧得很，蘇聯駐喀什領事館接獲史大林的密電：「務必爭取馬仲英赴莫斯科一行。」

大獨裁者史大林的命令，在蘇聯官員看起來是聖旨，不惜一切手段，想盡千方百計，也得依時依限的予以完成。蘇聯駐喀什領事立刻便採取行動，向小司令馬仲英連絡。

史大林爲什麼非爭取馬仲英不可？那是由於以下的幾點原因：



與盛世才爭衛天山的馬仲英

一、史大林估計英國人不會放棄插足新疆的慾望，就此善了罷休，爲了防範「東土」的死灰復燃，不能不留下馬仲英的百戰雄師，作爲防英的工具。而由馬仲英部擔任防英任務，既不致引起國際糾葛，同時尤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二、史、盛密約雖已簽訂，紅軍業已入新，但是盛世才在新疆大局底定以後，能否如約踐履在新疆實行共產主義的諾言，仍然在未定之天。由於馬仲英一向公開和盛世才角逐新疆的軍政大權，何不將馬仲英羈縻在莫斯科，挾馬仲英以脅盛世才，盛世才便不能不俯首聽命。否則，史大林一聲縱虎歸山，在蘇俄的大力支持之下，盛世才的位置，勢將難保。

這便是史大林的袖裏乾坤，神機妙算。當蘇俄駐喀什領事鼓其如簧之舌，向馬仲英竭力游說，時值馬仲英內心動搖，對蘇俄的興趣很高，因此迅速達成協議，馬仲英一腳踏上了賊船。

馬仲英親自報聘莫斯科，他的部隊，交給馬虎山代爲率領，仍由馬仲英在俄遙控指揮。馬家軍的駐防地區，經馬仲英同意，俄領領和迪化方面協調，開到「東土」要角之一，伊敏大毛拉的故鄉和闐。

馬虎山率部抵達和闐，第一件事，便是通令緝拿英國傀儡伊敏大毛拉，當緝騎四出，當地的維胞不敢匿藏，迫得伊敏翻越喀喇崑崙山，逃到克什米爾去托庇於英國人。由於馬虎山的此一舉措，和闐境內的親英勢力爲之肅清，史大

林大爲嘉許，馬仲英也欣然贊可。

永難揭曉的謎團

一飛機到了莫斯科後的馬仲英，因爲他私馬虎山函電交馳，經常保持密切聯絡，因此我也能獲知此一頁隱秘多年的，傳誦紛紜的秘幕。馬仲英抵俄後，蘇俄政府待他禮重優遇，無微不至，史大林更是不時召見，透着非常的親熱。雙方談到今後的計劃，史大林則力勸馬仲英先花一段功夫，從健全本身的學識着手，再去開創未來遠大的事業。當然，這也意味着先讓盛世才在新疆幹一段時期，一方面讓馬仲英改造思想，洗腦交心，澈底變成共黨的工具，其實是包着毒藥的糖衣。不過，讓他先唸點書這句話，在自幼失學的馬仲英聽來，倒是份外的悅耳動聽。同時，他也有心「反穿皮襖——裝羊」，利用這個機會，騙取史大林的信任，獲得蘇俄的全力支持，等他君臨新疆的大志如願以償，再一脚把共產主義踢開。爾虞我詐，各人別有襟懷，於是雙方都表現得頗爲融洽，馬仲英在莫斯科由特聘的名師爲他授課了。他學習外國語文、政治、經濟、外交和史地諸課程。

假如共產黨的洗腦交心教育果真有效，馬仲英澈頭澈尾的成爲一個共產黨徒了，那麼，他不但可以實現重回新疆的願望，甚且，說不定他能挾持蘇俄的全力支援，擔任共產國際的尖兵，進而使陝、甘、寧、青各省，全盤赤化。我國地大人稀的大西北，祇怕在抗戰初起，即已淪於史大林的魔掌，抗戰局面將全部改觀，一部近代史也

◎服務大眾的：

華南銀行

辦理

存款服務

放款服務

國內外匯兌服務

倉庫業務

代理業務

客戶至上 服務親切

譯學概論

張振玉教授著

定價新臺幣捌拾元

張振玉教授現任教臺灣大學，政工幹校，中國文化學院及淡江文理學院，講授英國文學及翻譯。所著譯學概論，理論與實例俱極精要，既有學術價值，又富雋永趣味，堪稱我國空前之譯學專著。臺大輔仁淡江師大及香港中文大學先後採為教本，中央通訊社指令為編譯必備之參考書。今三版出書，紙張裝訂，益為精美。二十四開本，四百餘頁每冊定價捌拾元。優待本刊讀者，每冊八折，實售陸拾肆元，不收寄費。

會加以改寫。托天之幸，回教徒的思想是無從改變的，馬仲英經過史大林親自主持，施以三年有餘的洗腦交心教育，其結果他依然我行我素，屹然不為所動。在莫斯科學習時期的馬仲英，嘴裏唸着馬列教條，滿腦子依然是真主和古蘭經，常年累月，每一天裏，照樣的洗沐封齋，做回教徒的大小禮拜。馬仲英和共產主義扞格不入，他的擇善固執，一成不改，使史大林心勞日絀，大為失望，利用馬仲英攫奪我大西北的幻想，因而宣告破滅。

這時候，馬仲英與虎狼同處，本身失去了利

用價值，他的處境，已經是相當危險了，但是他置之不顧，依然故我。益以自民國二十三年以迄抗戰初期，「東土」一蹶不振，銷聲匿跡，英國人亦不曾採取若何侵略新疆的行動，於是，留馬仲英以對付英國人，這一層剩餘價值也就相形的降低。因此，馬仲英的生存條件，祇剩下了他對盛世才的一份威脅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史大林召見盛世才，加以面試，決定盛馬之間的取捨，其結果很顯然是史大林取盛而捨馬，便在那一次莫斯科行，盛世才啣史大林之命，成為聯共黨員。與此同時，盛氏

以聯共黨員的身份，當面要求史大林，解決馬仲英，或者將他逐出俄境，史大林一點頭，馬仲英的命運從此決定。因此，當盛世才離俄返新不久後，小司令馬仲英便以失蹤聞。

馬仲英是死定了的，祇是，他究竟是在何時何地？以何種方式？被史大林所秘密處決，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留存迄今的一個謎。很多人期待着大戰告終，謎底或能揭曉。然而，大戰結束不及兩年，史大林和他的繼任者，特務頭子貝利亞，先後因病因案而暴斃。於是，此一謎團，也就永遠無法索解了。